

第一次看电影

□向伦友(重庆)



第一次看电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,记忆特别深刻。

一个夏天的中午,队上广播发出通知,晚上八点到队长家的院子看电影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看电影,队上所有人的神经都在兴奋。要知道,在山里,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队上的广播,但每天也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播放时间。

“什么是电影?”我整个下午都带着这个问题缠着妈妈问。

“就是可以看到真人真事在银幕上动,还会说话。”妈妈含糊地说。

“会动会说话,还在银幕上?”我一头雾水,“人怎么上银幕?什么是银幕,银幕怎么有这么厉害,能把真人搬上去?”妈妈忙得没时间回答我的问题,最后又气又急:“晚上看了不就知道了吗?”

那个下午时间过得好慢,队上的孩子也和我一样激动,整个下午放牛都心不在焉,结果牛儿惹了祸,吃了队上的玉米棒子。队上那平时一脸凶相的守护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生怕新生事端,把放电影的大事搅黄。

夕阳终于下山。从我家到队长家还要走几公里的山路,走着走着,路上的人便多了起来,附近队上的乡亲也来了。他们一路嘻嘻哈哈,有的带着火把,有的带着手电筒,个个脚下像长了翅膀,一溜烟的工夫就不见了。

翻过山梁,远远就听见留声机播放音乐的声音。听到这声音,人们更加激动,四面八方的人像疯了似地往前冲,苦了我们这些小孩,腿脚没有大人长,远远地落在后面。好在爸爸总是守在身边,有时还抱着我跑一段。

终于到了队长家的院子,这里早已人头攒动。我看见有一朵南瓜花亮着,“爸爸,爸爸,怎么他家的南瓜花还会发光?”听到这话,周围的人捧腹大笑。

“孩子,这哪是南瓜花哟!这是电灯!”

“电灯能发光?电灯是什么东西?”我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电灯就像我们家的煤油灯一样,不过煤油灯用的是煤油,电灯用的是电。”父亲耐心地解释。

“那电是什么东西?”

“电是机器发出来的,你听队长家的厨房有一个机器不停地叫,那就是发电机。”父亲指着队长家的厨房说。

我跑过去一看究竟,只见一个四方形的东西发出“嘟嘟嘟嘟”的声音,一根线连着外面的放映机。

我想进一步了解,忽然场上一片寂静,电影开演了。我赶紧回到父亲身旁。

亮着的“南瓜花”也熄了,四周都黑洞洞的,只有前面的那块白布上有人在活动。

这是一部战争片,叫《智取威虎山》。

银幕上的人我从没有见过,解放军穿着整齐的军绿色衣服,精神抖擞,那些土匪则个个面目狰狞,让人害怕。

银幕上,天空下着大雪,地上也堆着厚厚的雪,这是哪里哟?

“这是东北!那是土匪头子座山雕!”

“东北!那不是我么爸工作的地方吗?”爸爸从小就说我有一个么爸在东北大庆油田工作,而且是当兵去的。我当时心里油然而生一股骄傲劲。

“杨子荣出来了!”场上一片呐喊。看《智取威虎山》就是看杨子荣的英雄事迹,可是对于我们小孩来说,只有听到枪响或者炮响才会兴奋。

“快去捡子弹壳哟!”看到解放军打仗射出的子弹壳不停地落下来,我们几个小孩都跑到银幕下找,可一个也没有找到。

明明看到掉下来的,哪里去了呢?大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杨子荣的英雄故事,谈论他与座山雕的斗智斗勇。可我高兴不起来,一直在找子弹壳,只要枪一响,我就往银幕下跑,自然每次都是白跑路。

电影结束,那“南瓜花”又亮了,银幕变成了一块白色的布。

我还是对“南瓜花”更感兴趣,便走去找放映员。放映员穿着很讲究,笔挺的中山装,皮鞋擦得锃亮,一看就是个有来头的人,不像我们山里人穿得随便。

“这电吃什么?”我忽然冒了这样一句。

“这电啊!挺讲究,它专门吃汽油。”

“吃汽油!”我很惊讶地重复这句话。

“对了!吃下的是汽油,拉出来的就是电!”那人诡秘一笑。

“吃下汽油,拉出来的就是电!”我越想越糊涂,直到那“嘟嘟嘟嘟”声停息,才和爸爸打着火把回家。

一个晚上没睡,翻来覆去地想,不是电影吸引了我,而是这个神秘的电。既然吃进汽油可以发电,那我吃煤油,是不是也会拉出电来?越想越觉得可以。半夜里,我偷偷下床,把煤油灯的煤油偷喝了几口,那味道实在难以下咽,可是为了证明我的猜想,还是皱着眉头喝了下去,没过一会儿,肚子就疼起来了。这下惊动了父母,半夜三更听到我的呻吟,母亲问哪里不舒服,我按着肚子,难受地说:“肚子疼!”

“好好的,怎么就肚子疼?”父亲说。

过了一会儿,肚子里一阵叽里咕噜,感觉要拉肚子了,心里暗自高兴,以为这下可以拉出电来,以后就可以不用煤油灯,还有那发光的“南瓜花”了,多好啊!我为自己的壮举骄傲不已。谁知跑到厕所一拉,结果令我大失所望,一点儿发“电”的迹象都没有。但拉完了,肚子倒也不疼了。

哎!这就是第一次看电影留下的最深印象——喝煤油发“电”。

春食野水芹

□龙秋华(海南)

野菜属于大自然的馈赠,春季尤为丰富,用“吃春”二字概括,恰如其分。

孩童时期,只等春雷响春雨落,山野万物生发。我们会提着小锄头挎着小篾篮跑进田间地头,在杂草丛中寻寻觅觅。青蒿受人欢迎,它散发出浓浓的的气味,不过稍迟几天就会蹿出秸秆,味道大打折扣。荠菜也不错,只是紧挨泥土,小锄头东刨西剜方能拼凑一盘,费时费力。我们都偏爱野水芹:寻找起来容易,一丛丛,一簇簇,散布于田埂边小河畔。只要是水源充沛的地方,就能见到它们的身影,闻到它们的“体”香;采撷起来更容易,无须使用任何工具,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轻轻一掐,干脆利落,断裂的声音清脆美妙;也无须抖落泥土,握在手心,清香弥久不散,真正的“手留余香”。我们知道,山上有蕨菜,有菌菇,有树芽,大人不允许去,林深人稀,害怕我们遇到危险。

野水芹野气十足,吃法很多,常见的是野水芹炒肉丝,和肉丝一同入锅,武火爆炒,草药香氤氲,肉香弥漫。吃起来不油腻,不生涩,脆脆的鲜嫩游弋味蕾。凉拌也很受欢迎,做法简单方便:开水焯几分钟,滴几滴酱油,捣几瓣蒜泥,朴素本真,入口难忘,如若再拍几个泡辣椒,最美味不过。更绝的一道菜是野水芹炒香干,大自然的清香与吸纳人间烟火的熏香融为一体,堪称绝配。

乡村人家向来节俭持家,物尽其用,野水芹的叶子用来做汤。叶片飘逸于汤面上,几分娇媚几分矜持,艳而不俗。有了色,有了香,就有了食欲。

据说野水芹具有降血压等功效,可以清热利湿,是典型药食同源的例证。野水芹药膳颇受热捧,尤其是老年人,日常将其当作主食。择掉叶子,茎和叶柄先行切丁,放入沸腾的粥里,文火慢慢煨熬,出锅前,熄火,撒上叶片。一碗野水芹粥的淡淡清香入鼻入口,由口入心,沁人肺腑。

其时,奶奶年事已高,近乎失明,牙齿几乎掉光,喜欢吃粥,绿豆粥、红豆粥、红薯粥,最惦记的还是那一碗野水芹粥。春雷滚滚春雨绵绵,奶奶就会嘱托我们采摘野水芹帮她熬粥,一日三餐,餐餐吃。相比其他野菜,野水芹青翠,鲜嫩的时间要长得多。奶奶碗里的野水芹粥一直飘着香进入浅夏,她常说一句话:好吃不过野水芹粥。奶奶并不理解“药食合一”,她只是觉得这粥好咀嚼好消化。粥出锅,她的鼻翼轻轻地翕动,连连说香。

耳濡目染,奶奶嗜好野水芹粥影响了我,虽然我不爱吃粥,可我爱吃野水芹菜。在春天的日子里,我信步走出门去,准会掐回来一大把野水芹,凉拌着吃,清炒着吃,原色原香,原汁原味。

进城以后,目睹有人移栽野水芹种在合租房阳台的花盆里,可能是水土不服,也可能是管理不善,未能成活。是谁移栽的并不重要,猜得出此人定然心系乡野,也定然是个细嗅蔷薇之人。

有那么一年的春天,我陪朋友到超市购物。看到蔬菜区摆放着几把野水芹,被红塑料绳捆成小把,和菠菜、香菜等节令时鲜并肩挨在一起。纸板上油性笔书写的“野水芹”二字呆板木讷,完全是字帖的规矩。当时我的心境委实团团欢喜,随意挑上两把,相信一茎一叶鲜美无比。回来,遵循过去乡下的做法,茎和叶柄炒肉丝,叶片另行做汤。做出菜来色香确实俱佳,可味道相去甚远。我放下筷子,内心盘桓着野水芹的样子,浅浅的绿,淡淡的香,不由得思念起来。

达州晚报

都市慢生活

星期五

2024年3月22日

□主编:郝良

□编辑:杨蕙菱

□美编:罗烽烈

生活

07版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